

水滸

第六十二回

放冷箭燕青救主

劫法場石秀跳樓

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，却不曾水，被『浪裏白跳』張順排翻了船，倒撞下水去。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，又鑽過對岸來，搶了朴刀，張順把盧俊義直奔岸邊來。早點起火把，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，接上岸來，團團圍住，解了腰刀，盡脫下溼衣服，便要將索綁縛。只見『神行太保』戴宗傳令，高叫將來！『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！』隨即差人，將一包襖錦衣褲襖，與盧俊義穿着。八個小嘍囉，擡過一乘轎來，扶盧員外上轎便行。只見遠遠地，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，照着一簇人馬，動着鼓樂，前來迎接；爲頭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，後面都是衆頭領。一齊下馬，盧俊義慌忙下轎，宋江先跪，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。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：『既被擒捉，願求早死！』宋江大笑，說道：『且請員外上轎。』衆人一齊上馬，動着鼓樂，迎上三關，直到忠義堂前下馬，請盧俊義到廳上，明晃晃地點着燈燭。宋江向前陪話道：『小可

久聞員外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幸得拜識，太慰平生。却纔衆兄弟甚是冒瀆，萬乞恕罪。」吳用上前說道：「昨奉兄長之命，特令吳某親詣門牆，以賣卦爲由，賺員外上山，共聚大義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」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。盧俊義答禮道：「不才無識無能，誤犯虎威，萬死尙輕，何故相戲？」宋江陪笑道：「怎敢相戲。實慕員外威德，如饑如渴，萬望不棄鄙處，爲山寨之主，早晚共聽嚴命。」盧俊義回說：「寧就死亡，實難從命。」吳用道：「來日却又商議。」當時置備酒食管待。盧俊義無計奈何，只得飲了幾杯，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。

次日，宋江殺羊宰馬，大排筵宴，請出盧員外來赴席，再三再四，謙讓在中間裏坐了。酒至數巡，宋江起身把盞，陪話道：「夜來甚是衝撞，幸望寬恕。雖然山寨窄小，不堪歇馬，員外可看「忠義」二字之面；宋江情願讓位，休得推却。」盧俊義答道：「頭領差矣！小可身無罪累，頗有些少家私，生爲大宋人，死爲大宋鬼，寧死實難聽從。」吳用并衆頭領一個個說，盧俊義越不肯落草。吳用道：「員外既然不肯，難道逼勒？只留得員外身，留不得員外心。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，既然不肯入夥，且請小寨略住數日，却送還宅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小可在此不妨，只恐家中老小，不知這般的消息。」吳用道：「這事容易，先教李

固送了車仗回去，員外遲去幾日，却何妨？」吳用問道：「李都管，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？」李固應道：「一些兒不少。」宋江叫取兩個大銀，把與李固；兩個小銀，打發當直的，那十個車脚，共與他白銀十兩。衆人拜謝。盧俊義分付李固道：「我的苦，你都知了。你回家中，說與娘子，不要憂心，我過三五日，便回也。」李固只要脫身，滿口應說：「但不妨事。」辭了便下忠義堂去。吳用隨即便起身說道：「員外寬心少坐，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，便來也。」

吳用只推發送李固，却先到金沙灘等候。少刻，李固和兩個當直的，并車仗，頭口，人伴，都下山來。吳用將引五百小喽囉圍在兩邊，坐在柳陰樹下，便喚李固近前說道：「你的主人，已和我們商議定了：今坐第二把交椅。此乃未曾上山時，預先寫下四句反詩，在家裏壁上。我教你們知道：壁上二十八個字，每一句包着一個字。『蘆花蕩裏一扁舟，』包個「蘆」字；『俊傑那能此地遊，』包個「俊」字；『義士手提三尺劍，』包個「義」字；『反時須斬逆臣頭，』包個「反」字。這四句詩，包藏「盧俊義反」四字。今日上山，你們怎知？本待把你衆人殺了，顯得我梁山泊行短。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去，休想望你主人回來。」李固等只顧下拜。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。一行人上路，奔回北京。正是：驚魚脫却金鈎去，擺尾搖

頭更不回。

話分兩處。不說李固等歸家，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，再入酒席，用巧言說誘盧俊義，筵會直到二更方散。次日，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。盧俊義說道：『感承衆頭領好意相留，只是小可度日如年，今日告辭。』宋江道：『小可不才，幸識員外，來日宋江梯已聊備小酌，對面論心一會，勿請推却。』又過了一日。明日宋江請，後日吳用請，大後日公孫勝請。話休絮繁，三十餘個上廳頭領，每日輪一個做筵席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早過一月有餘。盧俊義尋思，又要告別。宋江道：『非是不留員外，爭奈急急要回，來日忠義堂上，安排薄酒送行。』

次日，宋江又梯已送路，只見衆頭領都道：『俺哥哥敬員外十分，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！偏我哥哥筵席便喫，「磚兒何厚，瓦兒何薄！」』李逵在內大叫道：『我捨着一條性命，直往北京請得你來，却不喫我弟兄們筵席，我和你眉尾相結，性命相撲！』吳學究大笑道：『不曾見這般請客的，甚是龔幽員外休怪，見他衆人薄意，再住幾時。』不覺又過了四五日。盧俊義堅意要行，只見『神機軍師』朱武，將引一班頭領，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：『我等雖是以次弟兄，也曾與哥哥出氣力，偏他們酒中藏着毒

藥？盧員外若是見怪，不肯喫我們的，我自不妨，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，悔之晚矣。」吳用起身便道：「你們都不要煩惱，我與你央及員外，再住幾時，有何不可。常言道：『將酒勸人，終無惡意。』」盧俊義抑衆人不過，只得又住了幾日。——前後却好三五十日。自離北京，是五月的話，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。但見金風淅淅，玉露泠泠，又早是中秋節近。盧俊義思想歸期，對宋江訴說。宋江見盧俊義思歸苦切，便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來日金沙灘送別。」盧俊義大喜。有詩爲證：

一別家山歲月賒，

寸心無日不思家。

此身恨不生雙翼，

欲借天風過水涯。

次日，還把舊時衣裳刀棒，送還員外，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。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，盧俊義推道：「非是盧某說口，金帛錢財，家中頗有；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。賜與之物，決不敢受。」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，作別自回，不在話下。

不說宋江回寨，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，星夜奔波，行了旬日，到得北京。日已薄暮，趕不入城，就在店中歇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盧俊義離了村店，飛奔入城，尚有一里多路，只見一人頭巾破碎，衣裳藍襖，看着

盧俊義納頭便拜。盧俊義擡眼看時，却是「浪子」燕青，便問：「小乙，你怎地這般模樣？」燕青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。」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，細問緣故。燕青說道：「自從主人去後，不過半月，李固回來，對娘子說道：『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，坐了第二把交椅。』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。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，噴怪燕青違拗，將我趕逐出門。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，趕出城外，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，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，他便捨半個家私，和他打官司，因此無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，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，權在庵內安身。正要往梁山泊尋見主人，又不敢造次。若主人果自泊裏來，可聽小乙言語，再回梁山泊去，別做個商議。若入城中，必中圈套。」盧俊義喝道：「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，你這廝休來放屁！」燕青又道：「主人腦後無眼，怎知就裏？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，不親女色，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，今日推門相就，做了夫妻；主人若去，必遭毒手！」盧俊義大怒，喝罵燕青道：「我家五代在北京住，誰不識得？量李固有幾顆頭，敢做恁般勾當？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，今日倒來反說！我到家中問出虛實，必不和你干休！」燕青痛哭，拜倒地下，拖住主人衣服。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，大踏步便入城來。

奔到城內，逕入家中，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。李固慌忙前來迎接，請到堂上，納頭便拜。盧俊義便

問：『燕青安在？』李固答道：『主人且休問，端的一言難盡！只怕發怒，待歇息定了却說。』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，盧俊義說道：『娘子休哭，且說燕小乙怎地來。』賈氏道：『丈夫且休問，慢慢地却說。』盧俊義心中疑慮，定死要問燕青來歷，李固便道：『主人且請換了衣服，喫了早膳，那時訴說不遲。』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。方纔舉筯，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，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。盧俊義驚得呆了，就被做公的綁了，一步一步，直打到留守回來。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，左右兩行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，把盧俊義拿到當面，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。廳上梁中書大喝道：『你這廝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，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，坐了第二把交椅？如今到來裏勾外連，要打北京！今被擒來，有何理說！』盧俊義道：『小人一時愚蠢，被梁山泊吳用，假做賣卦先生來家，口出訛言，煽惑良心，掇賺到梁山泊，軟監了兩個多月。今日幸得脫身歸家，並無歹意，望恩相明鏡。』梁中書喝道：『如何說得過？你在梁山泊中，若不通情，如何住了許多時？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，怎地是虛？』李固道：『主人既到這裏，招伏了罷。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，便是老大的證見，不必多說。』賈氏道：『不是我們要害你，只怕你連累我，常言道：『一人造反，九族全誅！』』盧俊義跪在廳下，叫起屈來。李固道：『主人不

必叫屈，是真難滅，是假易除。早早招了，免致喫苦。」賈氏道：「丈夫，虛事難入公門，實事難以抵對。你若做出事來，送了我的性命。不奈有情皮肉，無情杖子。你便招了，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。」李固上下都使了錢，張孔目廳上稟說道：「這個頑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梁中書道：「說的是！」喝叫一聲「打！」左右公人，把盧俊義細翻在地，不由分說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昏暈去了三四次。盧俊義打熬不過，仰天歎曰：「是我命中合當橫死，我今屈招了罷！」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，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，押去大牢裏監禁。府前府後看的人，都不忍見。當日推入牢門，喫了三十殺威棒，押到庭心內，跪在面前，獄子坑上坐着。

那個兩院押牢節級——帶管劊子，把手指道：「你認的我麼？」盧俊義看了，不敢則聲。那人是誰，有詩爲證：

兩院押牢稱蔡福，

堂堂儀表氣凌雲。

腰間緊繫青鸞帶，

頭上高懸鵝角巾。

行刑問事人傾膽，

使索施枷鬼斷魂。

滿郡誇稱「鐵臂膊」

殺人到處顯精神。

這兩院押獄，兼充行刑劊子，姓蔡，名福，北京土居人氏；因為他手段高強，人呼他爲「鐵臂膊」。傍邊立着一個嫡親兄弟，叫做蔡慶，有詩爲證：

押獄叢中稱蔡慶，

眉濃眼大性剛強。

茜紅衫上描鵝鵲，

茶褐衣中繡木香。

曲曲領沿深染皂，

飄飄博帶淺塗黃。

金環燦爛頭巾小，

一朵花枝插鬢傍。

這個小押獄蔡慶，生來愛帶一枝花，河北人順口，都叫他做「一枝花」。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，立在哥哥側邊。蔡福道：「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，我家去走一遭便來。」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。

蔡福起身，出離牢門來，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，手裏提個飯罐，面帶憂容。蔡福認的是「浪子」燕青。蔡福問道：「燕小乙哥，你做甚麼？」燕青跪在地下，擎着兩行眼淚，告道：「節級哥哥，可憐見

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，又無送飯的錢財！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，權與主人充饑。節級哥哥，怎地做個方便……說罷，淚如雨下，拜倒在地。蔡福道：『我知此事，你自去送飯，把與他喫。』燕青拜謝了，自進牢裏去送飯。

蔡福轉過州橋來，只見一個茶博士，叫住唱喏道：『節級，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，專等節級說話。』蔡福來到樓上看時，卻是主管李固。各施禮罷，蔡福道：『主管有何見教？』李固道：『奸不廝瞞，俏不廝欺，小人的事，都在節級肚裏。今夜晚間，只要光前絕後，無甚孝順，五十兩蒜條金在此，送與節級。廳上官吏，小人自去打點。』蔡福笑道：『你不見正廳戒石上，刻着「下民易虐，上蒼難欺」，你那瞞心昧己勾當，怕我不知！你又占了他家私，謀了他老婆，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，結果了他性命；日後提刑官下馬，我喫不的這等官司。』李固道：『只是節級嫌少，小人再添五十兩。』蔡福道：『李固，你割貓兒尾，拌貓兒飯！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，只值得這一百兩金子？你若要我倒地，不是我詐你，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。』李固便道：『金子有在這裏，便都送與節級，只要今夜晚些成事。』蔡福收了金子，藏在身邊，起身道：『明日早來扛屍。』李固拜謝，歡喜去了。

蔡福回到家裏，却纔進門，只見一人揭起蘆簾，隨即入來，那人叫聲：「蔡節級相見。」蔡福看時，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，且是打扮得整齊：身穿鴉翅青團領，腰繫羊脂玉鬧妝，頭帶駿驎冠，足躡珍珠履。那人進得門，看着蔡福便拜。蔡福慌忙答禮，便問道：「官人高姓？有何見教？」那人道：「可惜裏面說話。」蔡福便請入來，一個商議閣裏，分賓坐下。那人開話道：「節級休要喫驚。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，姓柴，名進，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綽號「小旋風」的便是。只因好義疎財，結識天下好漢，不幸犯罪，流落梁山泊。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，差遣前來，打聽盧員外消息。誰知被賊官汴吏，淫婦奸夫，通情陷害，監在死囚牢裏，一命懸絲，盡在足下之手。不避生死，特來到宅告知。如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，佛眼相看，不忘大德；但有半米兒差錯，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無賢無愚，無老無幼，打破城池，盡皆斬首！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，無物相送，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。倘若要捉柴進，就此便請繩索，誓不皺眉。」蔡福聽罷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半晌答應不的。柴進起身道：「好漢做事，休要躊躇，便請一決。」蔡福道：「且請壯士回步，小人自有措置。」柴進便拜道：「既蒙語諾，當報大恩。」出門喚個從人，取出黃金，遞與蔡福，唱個喏便走。外面從人，乃是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又是一個不會走的。

蔡福得了這個消息，擺撥不下，思量半晌，回到牢中，把上項的事，却對兄弟說了一遍。蔡慶道：「哥哥生平最會斷決，量這些小事，有何難哉？」常言道：「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！」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，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。梁中書、張孔目，都是好利之徒，接了賄賂，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。葫蘆提配將出去，救得救不得，自有他梁山泊好漢，俺們幹的事便了也。」蔡福道：「兄弟這一論，正合我意。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，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，傳個消息與他。」蔡福、蔡慶兩個商議定了，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，關節已定。

次日，李固不見動靜，前來蔡福家催併。蔡慶回說：「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，中書相公不肯，已有人分付，要留他性命。你自去上面使用，囑付下來，我這裏何難？」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。中間過錢人去囑託，梁中書道：「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，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，教他自死？」兩下裏廝推，張孔目已得了金子，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。蔡福就裏又打關節，教及早發落。張孔目將了文案，來稟梁中書道：「這事如何決斷？」張孔目道：「小吏看來，盧俊義雖有原告，却無實跡。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，這個是扶同誣誤，難問真犯。脊杖四十，刺配三千里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梁中書道：「孔目見得極

明正與下官相合。」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，就當廳除了長枷，讀了招狀文案，決了四十脊杖，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，就廳前釘了，便差董超、薛霸管押前去，直配沙門島。原來這董超、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，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，害不得林冲，回來被高太尉尋事，刺配北京。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，就留在留守司勾當。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。

當下董超、薛霸領了公文，帶了盧員外，離了州衙，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，各自歸家，收拾行李包裹，即便起程。詩曰：

不親女色丈夫身，

爲甚離家憶內人？

誰料室中獅子吼，

却能斷送『玉麒麟』

且說李固得知，只叫得苦，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。董超、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，李固接着，請至閣兒裏坐下，一面鋪排酒食管待。三杯酒罷，李固開言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盧員外是我鄰家。如今配去沙門島，路途遙遠，他又沒一文，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。急待回來，也得三四個月。我沒甚的相送，兩錠大銀，權爲壓手。多只兩程，少無數里，就辭靜去處，結果了他性命，揭取臉上「金印」回來表證，教我知

道，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。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，留守司房裏，我自理會。」董超，薛霸，兩兩相覷，沉吟了半晌，見了兩箇大銀，如何不起貪心。董超道：「只怕行不得。」薛霸便道：「哥哥，這李官人也是個好男子，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。若有急難之處，要他照管。」李固道：「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，慢慢地報答你兩個。」

董超，薛霸收了銀子，相別歸家，收拾包裹，連夜起身。盧俊義道：「小人今日受刑，杖瘡疼痛，容在明日上路。」薛霸罵道：「你便閉了鳥嘴！老爺自悔氣，撞着你這窮神！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，費多少盤纏，你又沒一文，教我們如何布擺！」盧俊義訴道：「念小人負屈含冤，上下看覷則個。」董超罵道：「你這財主們，閒常一毛不拔；今日天開眼，報應得快！你不要怨恨，我們相幫你走。」盧俊義忍氣吞聲，只得走動行出東門。董超，薛霸把衣包雨傘，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。盧員外一生財主，今做了囚人，無計奈何。那堪又值晚秋天氣，紛紛黃葉墜，對對塞鴻飛，憂悶之中，只聽的橫笛之聲，正是：

誰家玉笛弄秋清，

撩亂無端惱客情。

自是斷腸聽不得，

非干吹出斷腸聲。

兩個公人，一路上做好做惡，管押了行。看看天色傍晚，約行了十四五里，前面一個村鎮，尋覓客店安歇。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，安放了包裹，薛霸說道：「老爺們苦殺，是個公人，那裏倒來伏侍罪人。你若耍飯喫，快去燒火！」盧俊義只得帶着枷，來到廚下，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，縛做一塊，來竈前燒火。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，洗刷碗盞。盧俊義是財主出身，這般事却不會做。草柴火把又溼，又燒不着，一齊滅了，甫能盡力一吹，被灰眯了眼睛。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，做得飯熟，兩個都盛去了，盧俊義並不敢討喫。兩個自喫了一回，剩下些殘湯冷飯，與盧俊義喫了。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。喫了晚飯，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。等得湯滾，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。兩個自洗了腳，掇一盆百煎滾湯，賺盧俊義洗腳。方纔脫得草鞋，被薛霸扯兩條腿，納在滾湯裏，大痛難禁。薛霸道：「老爺伏侍你，顛倒做嘴臉！」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；把一條鐵索，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。聲喚到四更，兩個公人起來，叫小二哥做飯。自喫飽了，收拾包裹要行。盧俊義看腳時，都是涼漿泡，點地不得。

當日秋雨紛紛，路上又滑。盧俊義一步一攔，薛霸拿起水火棍，攔腰便打，董超假意去勸，一路上埋怨叫苦。離了村店，約行了十餘里，到一座大林，盧俊義道：「小人其實推不動了，可憐見權歇一歇！」兩

個公人帶入林子來，正是東方漸明，未有人行。薛霸道：「我兩個起得早了，好生困倦，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，只怕你走了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小人插翅也飛不去。」薛霸道：「莫要着你的道兒，且等老爺縛一縛。」腰間解下麻索來，兜住盧俊義肚皮，去那松樹上只一勒，反拽過腳來，綁在樹上。薛霸對董超道：「大哥，你去林子外立着，若有人來撞着，咳嗽爲號。」董超道：「兄弟，放手快些個。」薛霸道：「你放心，去看看外面。」說罷，拿起水火棍，看着盧員外道：「你休怪我兩個：你家主管李固，教我們路上結果你。」便到沙門島，也是死，不如及早打發了你！陰司地府，不要怨我們。明年今日，是你週年。」盧俊義聽了，淚如雨下，低頭受死。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，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。董超在外面，只聽得一聲撲地響，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，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，薛霸倒臥樹下，水火棍撇在一邊。董超道：「却又作怪！莫不是他使的力猛，倒喫一交？」仰着臉四下裏看時，不見動靜。薛霸口裏出血，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。却待要叫，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個人。聽的叫聲：「着！」撒手響處，董超頸項上早中了一箭，兩腳蹬空，撲地也倒了。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，拔出解腕尖刀，割斷繩索，劈碎盤頭枷，就樹邊抱住盧員外，放聲大哭。盧俊義開眼看時，認得是「浪子」燕青，叫道：「小乙，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？」

燕青道：『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個。見他把主人監在使臣房裏，又見李固請去說話，小乙疑猜這廝們要害主人，連夜直跟出城來。主人在村店裏時，小乙伏侍在外頭，比及五更裏起來，小乙先在這裏等候。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裏下手。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箇，主人見麼？』這『浪子』燕青那把弩弓，三枝快箭，端的是百發百中。怎見得弩箭好處：

弩椿勁裁烏木，山根對嵌紅牙。撥手輕攏水晶，弦索半抽金線。背纏錦袋，彎彎如秋月，未圓穩放鵬翎，急急似流星飛迸。

盧俊義道：『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，却射死這兩個公人，這罪越添得重了，待走那裏去的是？』燕青道：『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，今日不上梁山泊時，別無去處。』盧俊義道：『只是我杖瘡發作，脚皮破損，點地不得。』燕青道：『事不宜遲，我背着主人去。』便去公人身邊，搜出銀兩，帶着弩弓，插了腰刀，拿了水火棍，背着盧俊義，一直望東邊行走。不到十數里，早歇不動。見一個小小村店，入到裏面，尋房安下，買些酒肉，權且充饑，兩個暫時安歇這裏。

却說過往人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，近處社長，報與里正得知，却來大名府裏首告。隨即